

元文類

卷四十五

之四十八





元文類卷第四十五

雜著

故物者

示好問

予家所藏書亦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  
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  
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  
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  
可摘府君却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  
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  
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其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  
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  
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  
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  
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  
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比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  
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  
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  
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  
亡其綴緝裝楷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緝

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  
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  
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  
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  
草木有後世段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  
不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  
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  
功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卹哉予  
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歛  
誠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



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存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辯遼宋金上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之第侯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綠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未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朱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



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魏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威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幹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

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洲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于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爲



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為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際宋不可燕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擬五代相因徐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

自唐未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為地史自遼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立定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金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又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



之爲是言厥有旨哉愚讀李筭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來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爲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商確前人隱始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不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於城宋復其雉固可以兼金矣愚曰

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殺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景八之子贇尋廢爲湘陰公是遂即帝位于晉陽終景八之世猶稱乾祐是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燕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稱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



圖今日輕易喪敗在周則爲正在金則爲閔天下  
公論果如是乎况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代之力宋  
之邊將專權幸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味唇齒  
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  
笑萬世何復繼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廷走王  
帛歲時朝貢幾及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  
復如是乎金未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漁  
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  
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  
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

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  
兵息民爲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  
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  
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圖  
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  
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  
蒐餘鬼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  
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  
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閔之定論也夫昭烈之  
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



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  
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爲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  
爲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有國僻  
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爲比愚曰以  
此言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爲正則劉石慕容  
苻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  
以有道者爲正符泰之量雄材英略信任不疑朱  
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  
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勅脩遼史後因南宋獻誠告

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  
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  
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  
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  
以備它日史官採撫云爾

讀藥書漫記 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  
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  
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  
異其類者固已悌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  
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  
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  
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  
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  
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  
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入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  
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  
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

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  
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  
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  
天將降必生弭亂之人人以擬其後以此  
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  
也

七觀

袁楠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  
越公孫懷牘濡穎託移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  
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



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鞞而言之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微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噴吼胃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網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燼清濁奠儀兩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泯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餘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

涕洟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嘗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惜忍莫竟石立土踊孳孳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脩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言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祐厖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蕤蕤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垂



咏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而  
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  
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  
豚以時父怙孫嬉何助邊葦思屈曲洲島家累千  
金資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  
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干郊謝重譯之  
雉陋三春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  
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  
乎郢大夫曰泥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扶其  
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敷擊刺坐作因民  
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  
貉交軌月竊風丘米天挂海馳心望雲請命欵塞  
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繡經飛騎鼓笈然而樂  
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  
封耕戰同功魚鱉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  
姓流離強帥拉脅外寇惜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鑿  
觀法日以繁厖者罷者惟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  
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  
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劔



元文卷四十一  
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  
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  
驟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詳之器  
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坤情聲相宣立度出  
均昭昭鴻藻細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濇濇  
乎是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曠承露而欲訴也荒  
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微攬芳菲而雜  
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犇鵬鏃  
鷹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

愴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竒  
扶幽漱芳深林憇寂凍流澹乎其若遺芻兮其若  
留鈎盤助之爲回旋虛牝答之爲獻酬猿三疊而  
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鈎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  
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  
其彘彘者耳攜拾蒼雅刮磨誥盤微粲具編飛英  
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  
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摩盪堪與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  
贊襄百靈護可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



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絮爲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  
雍容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  
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  
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旬渣滔滔莫止据理者夸  
飾言者哇嫫毋兮姑射鉛刀兮鑿鉚審莫任兮柰  
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  
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擊于麟  
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沆罔敢配迺  
司馬氏決榛鋤蕪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

表籍作記言諸侯無史立周史圯鄣儒畫埃削章  
刪凡燭火並曰卒斯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  
何班范家至耿光絲絲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玉  
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瀉研  
深益疲穢者闕者襲者濫者澳忍畏禍希企市價  
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鼙鼓鍾若盲策焉元經附  
訛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司科尹石猛志證古  
此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  
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繫謀川盈記註  
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



而神骸遊鄧林而目昧般倖効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圍赫胥鄰大庭大夫豆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巖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道予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曰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織鉅之備粲乎其

有秩也曹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蘗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齋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詒



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母激母勦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問塾書數首通訓故是  
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  
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紘紘鏗鏘莫明  
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  
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  
比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  
乘虬駉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敷落侏行離狄  
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庶聲  
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

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  
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嘗  
曾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  
日月具刺紛若蠶蝟眇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  
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  
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遜者愕者  
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  
迴颺兮聞而寥兮縱雲翔兮儋兮儒先從我招兮  
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沓若不足突梯若避辱



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間是日以其最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指火者迺啓榻覩實屍空中空陔割爲四五始容焉復覩故刑

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事哭盡哀院告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筮旣乃竟不得筮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期四被筮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筮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倚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



管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  
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  
壕上脫笄珥具棺塋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  
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  
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於邑亦  
以鞠訊憮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  
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  
凡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  
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柰何長  
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

計乃聚議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  
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脩佛事則馬  
者至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  
它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  
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  
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燭下曰緣  
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  
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害我  
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  
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



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  
 且俾眾遣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  
 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  
 執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眾工突入償偷購反接  
 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  
 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  
 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  
 翁即鄉瘦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  
 人遂寢負皮者竟不由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  
 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  
 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殺也解仇而  
 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上婦寔負皮道中  
 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轉轆而不可知者也  
 悲夫

元文類卷四十五



元文類卷第四十五

元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  
 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  
 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政而人事之善也  
 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  
 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  
 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  
 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



為人繞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為以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

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為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為粗迹廢而不議可不一言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勛之實莫先於欽共



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  
典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  
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  
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  
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  
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  
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  
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  
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

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  
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  
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模索至精  
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  
家之論莫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  
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爲皆馳歟諸生其參酌厥  
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  
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  
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者此間旋黨州而為郡自鄰里鄧鄙縣而為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為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惠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矣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

是為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為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惜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為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為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  
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激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可今古以爲其事之大  
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  
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曾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  
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  
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  
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  
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臯

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  
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  
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  
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  
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  
十四考何量與二黨文攻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  
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  
魚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  
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  
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六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逵效順者孰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直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爲祕書府居於外何所始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雠周堪何

官揚雄班固傳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使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書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擣柝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糾斗必職東家何見歟郤太宗觀史與郤文宗者孰賢郤張說託言與郤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禫入巡省四方與



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  
 百域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賊望風而解綬果得  
 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  
 為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為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  
 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  
 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

州可和則和非法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姐豆  
 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  
 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  
 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  
 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者乎願聞所以得將  
 帥之道古者激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報見問之  
 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侯進止之過  
 乎由滎陽為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  
 不拾遺蟲不犯堯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以



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溢賞玉  
成何謂賢士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  
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  
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  
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  
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園橋億萬  
計黌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  
以精目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  
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尚書何以精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穎太常寺當乎  
舉司隸之權與掾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此之  
亂與襄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脩之書何以  
乎喚張顯之誣何以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  
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  
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致  
何必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采補官乎  
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  
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急遺才者孰優金皆  
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



進與或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鄧魏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以異多慙之夫三筮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允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為郎為中郎將者負孰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為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為而不疾於古曷為可行於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德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

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豕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入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為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為魯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為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既薦則簡畧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爲豈是爲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胷中矣願爲我縷陳其說

廷試策問

表摘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不以成爲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文則弊惠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  
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  
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  
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廷言高論以稱詳延  
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楠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  
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  
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  
魯公隱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

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  
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  
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  
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  
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  
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  
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制稍爲近古於是  
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



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楠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詞

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夫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魚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

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



元文卷四十六  
三十一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  
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備子大夫達于庶  
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  
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  
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止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  
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

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  
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  
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  
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  
者而問言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  
有存者猶當可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  
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  
僅見遠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  
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令而求諸經君子  
避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  
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緼乎胡氏之說其立  
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  
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  
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  
之

會試策問

虞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七曲洩導止之方以備水  
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一凶其利而利之者代各  
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一旬棚成而陸海興漢唐  
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  
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及雨霖輒成沮洳  
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官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  
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  
貽宵旰之  
憂至發明詔修廢政山粟方務分行賑貸恩德甚  
厚然思所以求相民業以祿旨意者豈無其策乎  
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既之利瘠土為



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嚙食茲欲講求利  
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悉而樂耕桑之業其  
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几不乾而下田  
不浸其潴防決引之法河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  
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  
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建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  
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  
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  
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  
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禩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  
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  
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  
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



信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克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

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且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  
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元文類卷第四十六

元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  
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  
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  
者乎入官者曰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  
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  
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  
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



元文類卷四十七  
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  
徃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負者  
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  
今乎諸君子裒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問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  
致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  
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於乎三代善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  
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七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  
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  
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  
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  
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敝者  
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  
以爲定乎必澤三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  
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木魯翀

朝者者網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  
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  
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  
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  
鞏固生民以之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  
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祭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  
開元之禮通典與載之來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

者國有大議而堂誦詢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  
於事天享帝之人為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為剛孝友  
睦姍任恤之為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  
樂天地之和也警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  
為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  
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暑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  
治忽果關係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  
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  
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  
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



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  
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乎其何道以一隅之農衣實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  
下有勸農之臣勸令雖嚴而汗萊間於圻甸占籍  
可考而遊惰以卒於都城况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  
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  
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政之商懋遷之資也鈔  
法久隳農未六文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  
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想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刊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堯馬之八者本  
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  
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  
皆宜傳諸不朽為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  
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  
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  
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



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  
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  
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  
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  
上之誠一出天性旣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  
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碛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  
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旣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  
其風矣承平旣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

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  
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  
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  
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  
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旣培養矣名爵  
旣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  
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  
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僞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貨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許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



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  
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  
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  
學宜孰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  
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  
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

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  
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  
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  
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曾駟之有頌小者  
大者繫之維之雖病顙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  
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  
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  
鞞鞞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  
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  
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印詞客  
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摘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  
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  
鳳之竒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  
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  
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  
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  
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  
脩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聞不知遼金之興本末  
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  
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  
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  
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  
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  
異其類者固已悌然而相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  
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  
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收骨以酸養  
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  
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  
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  
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  
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  
滑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

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  
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  
斑鼯鼠之窮顧將奈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  
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今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  
脩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  
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  
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



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  
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  
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  
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  
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為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  
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  
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  
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為苦逮至干戈  
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

相重厥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之心  
即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消穀旦爰舉栢  
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  
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籬包  
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  
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  
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鑿秋郊  
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  
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  
金枝綿綿不絕鸞其室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  
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莫居延及魚鳥  
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  
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  
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  
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  
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  
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  
梓半出於江南巨栢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  
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  
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蒲背香犀  
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  
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  
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多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  
兩生何太彊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產靈芝於廟柱丞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家嫡以繫人心所以敬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  
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顧儵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  
梗柎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栴華接拱星辰於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  
於蓬萊元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  
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戟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  
威信徹羌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鈇槩小才蕭統輩癡兒  
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居鄉半夜望前星輝耀  
晶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鬯  
承祧神自享



元文類卷四十一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  
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傳  
若二踈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權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為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鄉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  
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  
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之竒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  
水右瞻鰲魚冠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干  
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為霖廣作蒼  
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  
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



白雲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  
技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騏驥附龍鱗沙遙  
鵲鷁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  
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甄陶萬類入洪鈞廕庇  
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

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  
材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乏聖賢之出孰與綱  
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  
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  
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  
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  
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為大備歷子千載  
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話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



元文類卷四十七 十五  
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嚴像設奠篤信好  
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廩  
而出於變離騷國湏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  
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僊源來學者精思  
力踐是英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鄆郿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  
談易撒阜北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  
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揚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  
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  
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  
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今道德  
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彤嚮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興于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  
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  
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瓚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衮  
玄冕刀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  
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繩直  
準平騷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烟清廟之星辰陟  
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  
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消致柏梁  
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羣工今結夫亭如單竟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察太平  
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 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  
幾思慮一時齋

拋梁南祠祭顏哀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  
遷秩聖恩覃

拋梁北大烝歲祭駢牛一 聖君方寸儘神通先  
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輿恍惚中神靈  
只爲多儀享



元文類卷四十七  
拋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爵金秬黍與菁茅錫  
夏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支益茂黼珽謹彌文  
於燕翼措紳執彝器而駿奔二世穆一世昭永配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載隆純嘏於神孫焱

山四維

天子萬壽

元文類卷第四十七

元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  
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  
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  
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纘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  
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  
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沖



眇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廕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  
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  
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  
驚神御聿懷懼省祇薦苾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王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  
長詢以僉言則膺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 祖宗乎

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  
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  
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  
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  
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  
抑如大琮玄璧為宗闡世守之珍靈既之來盍知  
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

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  
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  
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大姜俾熾而昌長膺戩



穀

右第  
三室

猗維瑞聖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斯年

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燾

維至大二年蒼龍巳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於德北京城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洽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欲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敕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巳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  
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瞽明謂當後人承此  
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歧孰會其一徒  
爲瞻仰有慙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  
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  
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  
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  
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  
川惟形有神樓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  
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  
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  
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  
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  
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  
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  
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  
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  
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  
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  
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  
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  
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  
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日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下然則是雲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  
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  
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  
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德欽誦  
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望心庶  
竭鶩頑進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情偷內自省循枯落是  
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行信立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  
軻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  
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消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  
蘩式陳明薦尚靳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  
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得防民力既殫閱歷歲  
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  
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  
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  
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為灾吳其沼乎爾其揚  
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害既止既安民遂  
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



其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  
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  
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來而卒至於此乎  
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我鬼神錄其陰功簡  
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  
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  
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  
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  
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  
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逐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

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  
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  
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  
圖公為國許人為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  
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  
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  
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  
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  
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燦煌恍然門



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耀  
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一難逃抑生靈  
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廩無見  
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  
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  
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關終軍孺子携長纓  
而羈南越無以成敗輒生子奪公之清衷遐略高  
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費恨于  
九原比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  
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  
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  
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只相逢千載一時巖  
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  
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  
涯鑿開三室混為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  
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  
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  
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



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  
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忝服哀牢公  
於是時蜀之韋臯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  
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  
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  
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  
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  
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  
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  
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曰心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  
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  
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  
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  
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  
門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既  
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  
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  
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翳一束奠章寫  
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真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效公之歸老猶振頰波遽云逝矣爲之柰何八十

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箒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  
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求訣無復見期  
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真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  
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  
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  
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  
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  
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



聞望不崇誠乎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訶謂角而  
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  
奏功維蒙古生巖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  
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  
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  
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  
惟寧末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  
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  
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  
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  
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  
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  
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制蓋肇乎乾坤  
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  
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  
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  
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  
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



獨不迷其津泯泯焚焚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  
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  
原為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  
之祕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  
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  
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  
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為後  
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  
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  
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

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  
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  
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  
玉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  
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  
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  
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  
言亶亶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  
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  
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



八元文類卷四十八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  
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  
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  
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  
誘掖諄至容聲罄效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  
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  
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搜楠豫章下蔽牛  
馬上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

締構乎明堂渥注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  
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  
遐方先生之學經笥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  
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禁裏何施匪宜  
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過於匠  
石驥之不過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  
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  
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  
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夸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蹟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九成參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為超劃爾歸盡嘖嘖補遽白才有遺用永蓄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睽鄴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慙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窳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詒  
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  
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  
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朱萎璧府星  
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  
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  
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  
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爲重四夷賴之以  
爲安萬民化之以爲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  
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  
疴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  
耶胡爲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  
之良耶其忠魂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爲  
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爲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  
海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  
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楠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而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  
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一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  
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 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  
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  
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  
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  
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  
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

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  
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  
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  
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  
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矇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予  
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  
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  
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  
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門學  
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曰  
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翔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  
九皇播挈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  
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速兮陰風旋數  
寔紀兮吾何憊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  
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人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子同登乙

卯進士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  
部故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  
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  
山暨子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  
率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  
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  
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  
疑文冒進可乎堅臥不起予跽居絕人事獨相往  
來嵩山楚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臺  
村居堊池靡不至焉時絕江登大別宿即官湖賦



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聞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之予不獲辭焉未幾子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至山北置大寧古曰霄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抗抗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未貴亦不可居抗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迺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僮以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迺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芥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乃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散之予既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子慕高迎柩歸舫舟餞別之地哭爲之慟監縣公塋祁陽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慕高曰



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峇里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因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塞祈烹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其邪其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畫之於庫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賈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



間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胃中乎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愬乎無情予不忍也慕高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靳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之來兮舟旒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迤邐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

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蟻則爲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

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程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

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多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

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  
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  
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  
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  
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  
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  
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  
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  
公之文章蔚爲宗正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淳固  
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  
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  
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  
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  
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  
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翔萬  
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  
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  
屈則束帛或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  
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軒君始由平  
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思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赴改集賢侍講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  
十七以壽終士子石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一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

上徽帝聰鶴立言天出辟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  
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  
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  
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  
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暫出而即歸



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  
按謚清清白守即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元文類卷第四十八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敏去衣而體曰敏也曰敏也古以敏去衣而體





